



英伦 ■ 久久

意犹未尽

美丽的漂流

■ 贾瑞东 文

武夷山的九曲溪美丽,漂流更美丽,不是在水上而是在天上。

九曲溪的水碧绿碧绿,浅的地方芝麻大的石砾历历能数,几米深处也能隐约看见溪底参差的石礁、石屿、石翻,以及游弋其间倏来忽去的锦鳞。

水较平缓,只有每曲转弯处才有起落有漩流有涌浪。两岸高崖叠嶂,绝巘奇诡,充满想象和迷幻,如赏云窝、隐屏峰、晒布岩、一览亭等。山上花草掩映,竹树参差,藤蔓披拂;岸边卵石垒垒如银锭。九曲水就在其间蜿蜒流转,坐在筏上仿佛在水墨山水的画廊里漫步,在神阙天宫里徜徉。

把脚放进水里,一股清凉嗖嗖地透过全身,你的心窗八面来风,畅爽至极。水在你的脚上鼓荡摇曳,就像绿绸裹搓似地,又像埋在满是翡翠的玉池里。阳光照在水上,你的脚便踩在荡漾的金盆中,游弋在星光满天的神奇故事里。

天上的云岸边的树清清楚楚地映在水中,掠过云边的飞鸟栖在树上的蝴蝶都能从水里看得明明白白。你忍不住伸手去揽去捉,指尖刚碰到水,天破了,云散了,鸟儿飞了,蝶儿不见了,它们碎成无数的小块或变成扭扭柔柔的怪物,你怎么也够不着,恼得不行惋惜得不行。

鱼儿赶集似地游来荡去,自在逍遥,一忽儿树梢,一忽儿树梢,一忽儿云边,胆大的竟把你的脚当美味吮食,弄得你疼疼痒痒麻麻酥酥既惊喜又小惧,欲赶不舍。你用手去捧,它们“唰”地从指间窜出,溅你一脸水,吓你一大跳,那滑滑凉凉的感觉久久停留在你的手上你的肌肤里你的记忆中,晚上做梦都被那一颤惊觉。

竹筏像阿拉伯神话中的飞毯一般起起落落,悠悠荡荡。风从耳边掠过,轻轻柔柔温温软软,你身轻如燕,心也飞起来了。溪水像一片摇曳的荷叶,云朵像绽放的荷花,你穿行在云间花丛,飞扬在水国天宫,你如得道的仙子,驾着祥云踏着金光上天入地任意东西。

到了终点人们从筏上下来了,但心还在漂流——美丽的漂流,天上的漂流。

杨浦记忆

小弄堂的左邻右里

■ 钟喻文

小时候居住的团结里,是杨浦区昆明路上的一条不起眼的小弄堂,位于昆明路的南面,东近齐齐哈尔路,西临江浦路,门牌号码为昆明路1222弄,是上海电缆厂的公房,隶属江浦街道。弄堂正对面是外轮航次修理厂,后因厂迁浦东而改成职工住房,现仍在。外轮航次修理厂在当时也算是一个涉外单位,当年该厂印制的年历片在沪上是很出名的。

团结里朝南隔手帕一厂而与中太和里为邻。中太和里因弄内原有条小街,名太和街,附近有太和里,故名。门牌号码为长阳路1121弄,它与团结里同为一个居委会:中太和里居

委会,且同用一个公用电话,两条弄堂叫一只电话要跑很多路。除了长阳路上一些零星的自建房外,中太和里有199幢民国22年(1933年)建的石库门建筑,这在当时以棚户区为主的江浦街道而言,称得上是好房子了,因此,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粮管所、房管所均设于此,成为街道的政治、经济中心。

东南方向,即齐齐哈尔路的东边,是集福里,集福里占地不小,东至兰州路路边的长浜路,北到昆明路,南到长阳路,住宅绝大部分为棚户区,是江浦街道商业的集聚地,沿齐齐哈尔路、长阳路、邮局、水果店、南货店、布店、文具店、日杂店、服装店、照相馆、新华书店一应俱全。在齐齐哈尔路上还

有一个江浦菜场,规模很大,计划经济时代,全街道的住户都在这里买菜,让人难以忘怀的是老老少少连夜挑灯摆砖头、矮凳排队的场景。

另外,近高郎桥的弄堂里还有一家沪宁电影院,据称原为解放后上海建成的第一家戏院,专演江淮戏,后改成了电影院。集福里是江浦地区最早进行旧区改造的区域,上世纪90年代初拆迁后建成了金鹏花园。

东北方向,位于齐齐哈尔路昆明路的一片棚户区,即是蒋家浜棚户区,其规模似比集福里还要大,东起齐齐哈尔路,南至昆明路,东为长浜路,北边一直到赵家桥。中间还有一条小街(马路):蒋家浜小街,我幼时就读的齐四小学也在小街上,门牌号码为蒋家浜小街23号。蒋家浜里本来确有一条小河浜,1958年为方便居民出入而填筑筑路,蒋家浜因此得名。蒋家浜的住户基本为江苏以北的人氏,这也是棚户区的一个特点:从前苏北人民

撑船到上海后,即在岸边搭起一个个小小的砖木结构草棚,后来逐渐形成市集,慢慢演变成一个棚户区。可惜的是,因种种因素,这几年蒋家浜变化不大,“穷街”的格局还在,俨然“一个都市里的村庄”。

团结里的西北方向,江浦路昆明路的一个小区就是徐家巷了,徐家巷以本地人居多,居民住房及生存状态相对要比集福里、蒋家浜稍好一些,特别是近陈家头处的人家,门口都有一个小园子,用黑色竹篱笆围着,里面种着菜、养着花卉。徐家巷里还有一所徐家巷中学,每天上学、放学时分,江浦路上的陈家头,莘莘学子成群结队、嬉戏打闹,也算是当时一道独特风景。徐家巷对面还有一条兴隆街,它东起齐齐哈尔路,东至江浦路,公房、私房混杂,里面也有一所民办小学,记忆中还有一家棉花加工厂,每次路过此地,天空中总有纷纷扬扬的棉花絮飘过。

书山有径

阳台上的孤旅

■ 狄菲文

陈丹燕的《咖啡苦不苦》是我喜欢的装帧风格,平装书,类似《读书》或者《万象》之类的杂志,薄薄的一小本,握在手中有种稳妥和踏实。

陈丹燕说:因为她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注定要做一个驿者。她又说,每个人都有被压抑的欲望,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足够倔强,对这欲望孜孜以求。一个旅途上的单身女子孤单地在欧洲或古老或现代或精致或简单的咖啡屋里,回味着这里沉淀的有关艺术家和诗人的历史,打量着周遭的嘈杂黯淡的一切:窗外过往的行人,老于世故的酒吧侍者,新鲜不耐烦的游客,面前一杯打着传统招牌却早已经名不副实的咖啡,一点点,生命走过去了,这个孤单的女子踏上羁旅已十四年。

她总在寻找别人的故事,她的诉说没有三毛那样的精彩张扬,一种安静的心情,听与不听,固定的时刻,只

说一遍,像生命中无数偶然的邂逅,因为没有下篇,也就没有故事,什么都没有发生,她却悄悄地老了。近百个咖啡馆走过,孜孜以求的欲望好像不仅仅是欲望本身,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

我无法想象陈丹燕独坐在阳台上,像张爱玲那样编出一个个华丽而又苍凉的故事,就像我无法想象一个习惯隐居的人去参与一场盛宴而丝毫不觉得拘谨。阳台上的孤寂并不比旅途上来得少,更有些自我放逐的决绝。从小缺乏足够爱的张爱玲成年后一次又一次的创伤终于令她对爱彻底绝望。晚年写成的《色戒》有一种暗藏的杀气,“那种绝望的气息,时代的绝望,情感的绝望包括一种心理的绝望。”

那种克制、小桥流水式的舒缓、情感上刀火相间的杀气,不再是年轻时的“华丽缘”,酿成沧桑后的风轻云淡。

我看过顾城杀妻自杀前书的两个毛笔大字:“缘”“佛”,缘尽求超脱,

却是放不开,一派杀气腾腾的执著,张牙舞爪,像淋漓的血。顾城太自我,太绝对,他人只成他的殉葬,心冷了,血还是热的,热毒的血,是瘴气氲氲的雨林里的藤蔓,那种令人窒息的残忍的温柔。对他人无所求吧,这是小说家的超然。没有耳鬓厮磨的痴缠,也不去求什么超脱,一辈子就这样了,生命自顾自走去,翻云覆雨,海阔天崩,一瞬间老了,只是心累。

曾经无数次的想,聪明洞悉如许女子,为何不肯甘心平凡的幸福,柴米油盐的烟火人生,未尝没有一份安定和满足。书里一双双寂寞的眼睛透过时间的尘雾依然缄默,微微一笑,只留下背影,什么也不说,令自己成为一个谜,一份传奇。或许尘世太嘈杂,像听风的阿炳,只愿睡在安静的桑园。如果掌心细细的纹路注定今生敏感,我可不可以蒙上双耳,像孤独的行者,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踏上孤单的一个人的旅途。

(同济大学)

文苑投稿邮箱:
zfk@yoptimes.cn, 欢迎投稿

旅游日记

“千帆之城”奥克兰

■ 朱大新 文

早在孩提时代,我就对帆船情有独钟,经常与同学结伴到黄浦江码头浏览航行在江上的小木帆船。60年后,我有幸踏上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真正体验到这座“千帆之城”的神奇魅力。

第一眼看清新西兰是在空中俯瞰奥克兰,蓝天、白云、绿树、青草,感觉花园城市的万般风情在向我招手。

作为新西兰经济中心的奥克兰,依海而建,景色优美,四周被海洋和火山环抱,雄伟的海湾大桥连着奥克兰的两个港湾,大桥、海湾和沉睡的朗伊托托火山岛,充满着蓄势待发的蓬勃生气。

这天中午,我们旅行团一行搭乘舒适的旅游巴士,沿着奥克兰的海滨公路行驶,任何位置都能看到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沙滩。不一会,来到了著名的怀特玛特港湾畔,第一次亲眼看到成排成排用特种材料制造的游艇、帆船停泊在港口,几乎都是纯净的白色,造型别致,琳琅满目,远远看

去像到了风帆的森林,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显得特别耀眼,不时有帆船进出港湾,发出马达的轻鸣声。此时此景,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奥克兰被誉为“千帆之城”了。

导游阿明是位50多岁的香港人,移居奥克兰已15年。他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奥克兰人太热爱水上运动了,大多喜欢在水上玩耍、游泳、冲浪、扬帆、滑行或潜入水中捉鱼。总人口100万的奥克兰,大约每11人便拥有一艘游船。奥克兰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帆船爱好者,许多著名的水上赛事都在这里举行,最壮观的当数每年举行的奥克兰周年帆船赛,千帆并举,人山人海,是奥克兰人及各国帆船爱好者的狂欢节。奥克兰作为世界著名的帆船赛事——美洲杯帆船大赛的出发场地,是目前美洲杯帆船大赛奖杯保存城市。

在奥克兰短短两天,我听奥克兰人说的最多的两个词是“大海”和“帆船”。大海的豪情是奥克兰人扬帆的胸怀;大海的妩媚是奥克兰人游弋水波之上的悠然。